

Psychodiagnostics

心理診斷法

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 著

袁軍 譯



港台書室

B841.4
20051

Psychodiagnostics

心理診斷法

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

著

袁軍 譯



昭明心理 08

心理診斷法

著 者 / [瑞士] 赫爾曼·羅夏 (Hermann Rorschach)

譯 者 / 袁 軍

發行人 / 謝俊龍

責任編輯 / 鄭美珠

出 版 / 昭明出版社

106 臺北市溫州街 75 號 3 樓之 4

Tel : (02)2364-0872 Fax : (02)2364-0873

郵撥帳號 : 16039160 知書房出版社

登 記 證 / 北縣商聯甲字第 〇八八〇五六一七 號

總 經 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Tel : (02)2795-3656 Fax : (02) 2795-4100

出版日期 / 2002 年 12 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 / 300 元

網 站 / <http://www.clio.com.tw>

E-mail / reader@clio.com.tw

※版權為知書房出版集團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製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Chinese Copyright ©2000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SBN 957-0336-99-4 (平裝)

Printed in Taiwan

中文版譯序

一

大學裏讀心理學、教育學的學生大多在一年級時就藉由心理學概論之類的課程而知道羅夏及其墨跡測驗，他們（包括部分學醫的學生）以後還可以在人格心理學、心理測量學、變態心理學、精神病學以及心理諮詢等多種相關的課程中進一步瞭解羅夏的墨跡測驗。因此，對於我國特定專業的大學生來說，是應該熟悉羅夏及其測驗，心理學研究人員或心理疾病的診療人員用這個測驗來作某些理論探究或臨床應用也是可能的。

但是羅夏的著述在大陸不易覓得，哪怕是外文的。我想這大概是由下述幾項原因共同作用造成的吧。

假如以我們的現實為出發點，那麼第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心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劇烈的擺蕩，其中的第一擺就是斷絕了與美歐心理學的學術聯繫，一邊倒地向前蘇聯靠攏。這就使得羅夏的著述

很難越過冷戰初期的國際政治營壘之間的開闢地而傳播過來。

第二擺發生在中蘇決裂以後，有人把心理學歸入了偽科學，致使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停滯了很長時間，譯介羅夏的著述也就無從談起了。第二個原因當屬於「辦事的輕重緩急」之列。雖說中國心理學在「雪壓冬雲白絮飛」的氣候裏梅開二度，但其中心理測量學卻很可以用「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詩句做比喻。我們讀一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心理學專著，還可以感受到一種思想上與心理測量學格格不入的「時代精神」，但是心理測量學的實踐恐怕已經在構思、在策劃，而且很快就有了實際成果，那就是一些國際上有代表性的標準化量表在中國大陸的陸續修訂；心理測量學也作為一門課程在大學開設起來，然而正像飯要一口一口吃一樣，涉及心理測量學的專題研究是隨著我國現實需要的擴展而相繼展開的。我國對心理學的現實需要大體同國際上的一樣，心理學研究的展開也就隱隱顯出兩條脈絡，一條是從研究人們的一般心理或心理的共同方面過渡到研究心理的個體差異；另一條是從研究人們的正常心理過渡到研究人的變態心理。一位老先生曾對我說過，我們根據一個國家對個體差異和變態心理的研究數量，就差不多可以評估這個國家的心理學發展程度。我覺得這話很有見地。羅夏的研究當屬「個體差異×變態心理」的範圍，這樣看來，他的著述要引起我們正經八百的注意，時間上就免不了要晚一些。僅這個時間差，就使羅夏著述的進口率變得很小了（當然，這同外國出版商的再版情況很有關係）。

第三個原因本身就是多因素的聯合作用。羅夏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經驗研究家。他密切聯繫自己的工作實踐來檢驗自己的思想，於是大部分的成果都是非常專業性、技術性的，即使

涉及理論探究，也是服從經驗研究主題的局部討論或點到為止，這在《心理診斷法》中可以看得到。如果我們相信瑞士人對羅夏的評價（可見本書所附的羅夏小傳），說他完成系統的經驗研究後可以作出完整而更加通俗的理論闡述，這大概算不上虛妄的推論。可是羅夏偏偏「英年早逝」，且去得「突然」，不但經驗研究正處在進展中，距離預期的目標還遠，遠不到系統總結的關頭，而且連匆匆地把已有的成就作個整體交代的機會都沒有。因此他的著述是可以稱作「尚未成熟」的。本來，對「尚未成熟」的東西是最可以繼續開發、別開蹊徑的，但是我國的讀者似乎多愛完整的理論體系，因而我們的翻譯多集中在理論著作上，很多人閱讀這些著作也主要是吸取思想。思想的片金碎玉容易傳播廣遠，理論的嚴整體系常使人生出天章雲錦的錯覺，這都會贏得讀者；而技術性的書往往給人枯燥乏味、不知所云的感受，這就不容易吸引讀者。

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上列的三點原因只要滿足其一，他的著述獲得翻譯出版的機會就少；對於羅夏來說，影響的原因不止一項，於是他的著述獲得翻譯出版的機會就更少，少到連狹窄圈子裏的人也讀不到的程度。所以我很佩服出版社，她使羅夏著述的第一個中譯本問世。

二

羅夏是用德語寫《心理診斷法》的，共六章，一九二一年出版。一九二二年，羅夏完成論文「形式解釋測驗的應用」（Zur Auswertung des Formdeutversches），準備提交給瑞士精神分析學會，不料

幾周後猝然謝世，此文便在奧伯豪爾澤（Emil Oberholzer）博士的幫助下於一九二三年刊出。由於使用英語的研究人員對羅夏測驗的興趣日益濃厚，《心理診斷法》的授權英譯本出版了；在英譯第二版中，上面提到的那篇論文被收入《心理診斷法》作為第七章，但保留原論文的題目。中譯本既然出自英譯第二版，也就一仍其制，只是沒有將英譯本所附的關於羅夏測驗方法的研究文獻目錄和主題索引編入。理由之一是兩者的篇幅都較多；理由之二是文獻目錄僅僅編集到一九四九年，顯然，其中的多數文獻在今天即使對於標準的專業人員來說恐怕也不屬於「必須」或「基本」的了，而主題索引也不是通常的「詞語」索引，而是真正的「關聯問題」索引，很多的條目實際上不能根據索引中的詞語在正文裏按圖索驥，這是我在翻譯過程中發現的。

《心理診斷法》的第一章主要講墨跡圖的製作方法和施測的基本要點；第二章主要講施測的記分點問題；第三章是對前兩章的補充；第四章是對各測驗結果作預先的說明；第五章是羅夏本人做的測驗樣例，第六章是前五章的小結。至此，羅夏本人結構的《心理診斷法》可以說結束了。那麼現在的第七章和前六章是個甚麼關係呢？根據第七章中奧伯豪爾澤博士的引言，是關於精神分析學方法與羅夏測驗方法之間的關係。前六章以講羅夏測驗方法為主，在恰當的地方簡要探討了他的方法與精神分析方法的關係，但在第七章中「卻詳細闡述了這兩種方法之間存在的更深刻關係」，瞭解這些關係，對於深入理解羅夏測驗、精神分析以及關於羅夏測驗結論的理論基礎都是同等重要的。於是我們面前的這個中譯本《心理診斷法》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前六章是技術部分，第七章是理論部分。這樣的重新結構帶來一個好處，那就是偏愛經驗研究的人和側重

理論探究的人既各有居室，又可以相互串門兒，這也許可以達到互不偏廢的目的。

不過我還是比較重視前六章，因為它們主要涉及技術方法的問題。有此六章，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設計自己的羅夏墨跡測驗，製作出羅夏墨跡測驗的平行版本，得出我們自己的測驗資料，從中產生我們自己的理論概念，這是羅夏所期望的，也是從學理上可以想到的。為做到這一點，唯一難以具備的條件是羅夏那樣的工作熱情和嚴謹態度。例如根據羅夏描述的墨跡圖的製作方法，我們知道製作墨跡圖並不難，但是羅夏說並不是每一張墨跡圖都可以派上用場，於是我們知道為了選定備用的墨跡圖需要做許多次的嘗試，遭受運氣的捉弄；而備用的墨跡圖要獲得正式可用的資格，還要經過一番測試。以我們今天具有的心理測量學的知識，雖不難構想測試的方案，卻可以衡量工作的艱苦性。這樣想想，就可以知道羅夏的傑出了。羅夏的傑出之處還在於嚴格地檢驗了他的測驗方法，這就是第七章。因此，儘管第七章是更加理論的，但也是建立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

此外，我們應該認識到精神病是一種帶有濃厚社會文化成分的疾病。羅夏研究歐洲瑞士精神病人後作出的描述、生成的概念，以及得出的論斷有多少是可以直接移用於自有獨立淵源的另一文化中的精神病人，是很值得懷疑的。但是技術方法卻具有普適性，另一種文化中的研究人員可以用來研究自己的問題，作出自己的描述，生成自己的概念，得出自己的論斷。正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我們從英譯本第二版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瑞士人是很以羅夏為驕傲的，這種驕傲表達為「羅夏的學術在瑞士是否後繼有人」的感慨，這種感慨又表現為有意把羅夏的著述同羅夏以後的學術進展分離開來的編輯方針。這樣的做法我們於情感上可以接受，但是於學理上是否也能心平氣和地認可呢？

羅夏測驗的原理並不很深奧。墨跡圖可作多義的解釋，特定的解釋取決於被試的知覺組織，而特定的知覺組織則同被試的人格特徵或特定的潛意識內容有關聯。正是具有這樣的關係，才能發揮墨跡圖測驗的診斷功能。這樣的原理很容易使我們中國人想起自己的一句俗語：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俗語不就是說一個姑娘可以作多義的解釋嗎？我們通過小伙子們是否說她是個美人兒，就能判斷他們是否愛戀這姑娘。不過這句俗語，以及另一些類似的成語和典故，不過是經驗之談或生活常識，它們很可能屢試不爽，因而體現出某種睿智。但是我們從來是把這些經驗知識僅僅作為工具來使用，而未曾作為對象來研究，因而也就沒有對這些經驗知識本身作過理性的批判、概念的分析、系統的驗證，從而未及抽象概括以生成更一般的理論形態，再根據理論派生出一套有明確規則的技術系統，以便一方面在實際應用中解決特定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理論探究的經驗活動中產生新的概念，擴展知識的網路。這正是我們的欠缺之處。翻譯《心理診斷法》的一個意圖也在於讓我們更多的人看看，對於我們中國人熟知的某種心理現象，羅夏卻作了

怎樣的一番系統研究，從而對心理學的理论與應用兩方面都有重要貢獻。如果我們讀這部書時還能想到科學方法論，也許收穫更大。

袁 軍

說英語的研究者對羅夏測驗的興趣日漸濃厚，顯然需要以德文版之外，再提供一個能被更多人閱讀的版本，以便瞭解羅夏測驗的基本工作，奉獻這個英譯本希望滿足這種需要。我們知道，台語讀本的，未經校閱的譯本在零零星星地滿足這種需要，儘管覺得它們不會，但對這個測驗進行詳細的調查手沒有，我們在準備這個譯本的時候，手頭上是一個這樣的譯本都沒有，但這個重要的德文著作有寶貴的明瞭。人們希望既要貼地表達他的思想，又儘可能地保留他在羅夏測驗和寫字上的經驗，與中國所發現出來的個人風格。最初，我們選擇過於直接，未能足夠清楚地表達羅夏的思想，這個最初的譯本後來完全重寫了，並且仔細地校對過，以確保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準確地表達他的思想，也保留原著的風格。

我們要特別感謝阿道夫·施耶（Dr. Adolf Schyer）博士，他是我們承擔這項任務，並一直關心我們的進展。我們向 Dr. Schyer 表示感謝，並向他的同行們對論述一個個問題、感謝他們的幫助和激勵。我們也感謝 Dr. Schyer 的學生，羅歇的博士安德斯·哈爾（Anders Hall）博士，夫人和也是紐約的 M. R. 凱爾（Mrs. M. R. Kay）。

英文版序言

說英語的研究者對羅夏測驗的興趣日漸濃厚，顯然需要在德文版之外，再提供一個能被更多的人閱讀的版本，以供瞭解羅夏最初的基本工作。奉獻這個英譯本希望滿足這種需要。我們知道已有各種不同的、未經授權的譯本在零零星星地滿足這種需要，儘管覓得它們不難，但對這個測驗感到興趣的卻幾乎沒有。我們在準備眼前這個譯本的時候，手頭上連一個這樣的譯本都沒有。

翻譯羅夏的德文著作有雙倍的困難。人們希望既妥貼地表達他的思想，又盡可能地保留他在譴詞造句和意思上的細微差別中所體現出來的個人風格。最初，我們譯得過於直接，未能足夠清晰地表達羅夏的思想。這個最初的譯本後來完全重寫了，並且仔細地核對過，以確保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不僅保存原著的意思，也保留原著的「味兒」。

我們要特別感謝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博士，他鼓勵我們承擔這項任務，並一直關心我們的進展。我們同 Phipps 診所的同行們討論過一個個問題，感謝他們的幫助和激勵。我們也感謝紐約 Bellevue 醫院的佛勞倫絲·哈朋（Florence Halpem）夫人和也是紐約的 M·R·凱妮（Carrie）

小姐對本書翻譯過程中產生的特殊問題所提供的幫助。還有許多同事也都熱情地考慮過我們的問題，並且鼓勵我們；朋友太多，不勝一一提及，但是大家可以相信，我們是很感謝他們的幫助的。我們特別感謝克里斯托弗·梯耶孜（Christopher Tieze）博士，他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考校文稿中那些只有母語是德語的人才能夠領會的細微語義差別。海倫·卡絲特（Helen Kaste）小姐在為文稿打字時提出的睿智而合作的批評，也消除了許多的錯誤，沒有她，這些錯誤就會玷污這部著作。奧地利的 H. L. Siple 第二有限公司幫助準備了索引。

伯納德·克勞能伯格（Bernard Kronenberg）

保爾·萊姆考（Paul Lemkau）

英文題詞

英文版二版序言

赫爾曼·羅夏本人認為他的《心理診斷法》僅是一個開端。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求完善之，直到他溘然去世。

由於需要一個新的版本，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羅夏開創的這項工作能否由別人繼續下去？這個問題意味著第一版應該有所改變、改良和完善，從而能夠包含自他逝世以來已經取得的成果，填補某些缺口。

任何一個熟悉羅夏方法的人，任何一個多多少少使用過這個方法的人，都會承認為另一個人準備一個新的版本是多麼困難的事。羅夏方法是他的性格的一個表現，是同他的人格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對於那些為了在精神病理學和精神病學領域裏成功地使用該方法而已經具有必要的臨床基礎的人來說，顯然，即使對這個非常個人化的方法作最道地的修正和完善，也會把一些不相干的影響帶進來，這就破壞了這部書的統一性。這樣的修正大概是有害而無益的。

因此我們決定除了作些文字上的訂正之外，對第一版不作任何修改。這麼做的實際理由已如

上述，而並非僅為尊重這位謝世的作者。在《心理診斷法》之外，我們唯一增加了一部羅夏留給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作品。這就是作者逝世後，由艾米爾·奧伯豪爾澤（Emil Oberholzer）博士以「形式解釋測驗的應用」（Zur Auswertung des Formdeutversches）為名，發表在《神經病學與精神病雜誌》（*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為紀念布呂勒（Bleuler）教授而出的專號上的論文。這部作品是對《心理診斷法》的一個重要補充，因為羅夏在其中討論了他想怎樣表達和解釋他的這個人格診斷方法，他還使用了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對於這篇論文，我們也僅限於作一些編輯上的訂正。

我們格外感謝羅夏的遺孀——羅夏博士——為我們提供材料以資比較和考訂。我們還要感謝艾米爾·奧伯豪爾澤博士，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感謝出版商漢斯·胡貝爾（Hans Huber），儘管不少困難，他還是使這個新的版本顯得更為美觀。

W·摩根塔勒（Morgenthaler）

一九三二年一月於波恩

赫爾曼·羅夏小傳

（一八八四～一九二二）

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一八八四年九月八日生於蘇黎士。少年時代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家中和弟妹們一起度過。羅夏最初想研讀自然科學，但是他父親——一位繪畫教師——的去世，迫使他去徵詢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意見，後者建議他學醫。他接受了這一建議，先後在紐恩伯格（Neuenburg）、蘇黎士、波恩和柏林學習，一九一〇年完成學業並獲得資格。同年，羅夏與一位很快成為他的同志及合作者的俄國同事結婚。羅夏成了一名助理醫生，先在穆恩斯特林根（Münsterlingen）精神病院，後在穆恩斯辛根（Münsingen）工作。一九一三年，他在莫斯科一家私人療養院獲得一個職位，但一年以後就返回瑞士。從一九一四年六月到一九一五年九月，他是伯恩瓦道（Bernwäldau）精神病診所和瘋人院的醫生，以後又是赫里索（Hersau）一家醫院的助理醫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因腹膜炎併發闌尾炎惡化後的不到幾天，他在這個職位上病逝。

只有瞭解赫爾曼·羅夏的多方面才能的人，才會知道他的逝世對於瑞士精神病學過去意味著

甚麼，現在依然意味著甚麼。他不僅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合作者、一個非凡的同事和同志、一個善良的人，他還擁有作為一名開業精神病學家和作為一名研究科學家的傑出品格。

在赫爾曼·羅夏身上，靈活的性格、迅速的適應、精細敏銳和實踐感，同反省與綜合的才能結合在一起。正是這個結合才造就了他的傑出。除了這個罕見的、把個人的情緒體驗同實踐知識融合在一起的品性之外，他還擁有一個精神病學家最可貴的健全的性格特質。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探求真理的執著、嚴格批判的精神——他毫不猶豫地施加於己，以及溫和與善良。寥寥斯言，可使那些沒法認識羅夏的人去想像他過去是怎樣的人，假如在今天又會成為怎樣的人。布呂勒（Bleuler）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一點，他說：「赫爾曼·羅夏是整整一代瑞士精神病學的希望。」

W·摩根塔勒（Morgenthaler）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心理診斷法／〔瑞士〕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著；袁軍譯．--第一版．--臺北市：昭明，2002 [民 91]
面；公分．--（昭明心理；8）
譯自：Psychodiagnostics
ISBN 957-0336-99-4（平裝）

1. 心理治療

178.3

91018674